

儒治规》等多种。中丞，原是对金都御史、副都御史和都御史的俗称，据《贵州通志》、焦竑《参知李公传》（《澹园续集》卷一〇）、耿定向《观生记》（《耿天台先生文集》卷一二）有关李渭的记载，他并未做过这类官，似不宜称“中丞”，故存疑。

〔20〕洁己裕人：对自己严格，对他人宽大。

〔21〕公恕并用：既公道又大度。

〔22〕《从政集》：可能是李渭著作的原名。

〔23〕《先行录》：由以上文字看，《先行录》可能是李贽对李渭《从政集》的改称，后就以《先行录》之名流行。

### 时文后序<sup>代作</sup><sup>〔1〕</sup>

时文者，今时取士之文也，非古也。然以今视古，古固非今；由后观今，今复为古。故曰文章与时高下。高下者，权衡之谓也<sup>〔2〕</sup>。权衡定乎一时，精光流于后世<sup>〔3〕</sup>，曷可苟也<sup>〔4〕</sup>！夫千古同伦，则千古同文<sup>〔5〕</sup>，所不同者一时之制耳<sup>〔6〕</sup>。故五言兴<sup>〔7〕</sup>，则四言为古<sup>〔8〕</sup>；唐律兴<sup>〔9〕</sup>，则五言又为古。今之近体既以唐为古<sup>〔10〕</sup>，则知万世而下当复以我为唐无疑也，而况取士之文乎？彼谓时文可以取士，不可以行远<sup>〔11〕</sup>，非但不知文，亦且不知时矣。夫文不可以行远而可以取士，未之有也。国家名臣辈出，道德功业，文章气节，于今烂然<sup>〔12〕</sup>，非时文之选欤？故棘闱三日之言<sup>〔13〕</sup>，即为其人终身定论。苟行之不远，必言之无文<sup>〔14〕</sup>，不可选也。然则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<sup>〔15〕</sup>，要以期于行远耳矣。吾愿诸士留意观之。

#### 注释

〔1〕本文写作时间不详。 时文：时下流行的文体，旧时对科举应试文的通称。这里特指明代科举应试的“八股文”。“时文”作为“举子业”，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王安石推行的“经义取士”，但作为以“八股取士”的制度，则定于明代。“八股文”的重要特征，一是内容上必须“代圣贤立言”，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二是形式上必须“八股”，而且字数有严格规定，并要符合“起承转合”的内在要求。实际上“八股文”是禁锢人们思想，为封建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服务的工具。 在这篇代人所作的序文中，李贽借谈“时文”，提出了“文章与时高下”的文学发展观与批评原则，这是他反对明代极为炽热的复古思潮、主张革新的进步文艺思想的表现。这和他在《童心说》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，把“举子业”与先秦、六朝、盛唐之作，以及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等新兴的小说、戏曲并称为“古今至文”的思想完全一致。但

是，李贽对“时文”的评述却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作为“异端”的李贽，却为“八股文”说了好话？初步探析，其原因大致有二：一是“八股文”在当时产生时间不长，其弊端暴露尚不充分，因此，明代虽有人对此提出过批评，但也多是从完善考试制度出发，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政策与做法。二是李贽有意针对前、后“七子”的复古思潮而发。“后七子”的领袖之一王世贞在《与陈户部晦伯》中，就曾对“八股文”进行过激烈批评，其立足点也还在于复古秦汉之文。李贽重在文学的发展，从发展观上对“时文”说些好话，有意与复古派对立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应该指出，李贽对“八股取士”也多次表示过反感，如在《卓吾论略》中对“八股取士”的尖锐嘲讽，对当时被定为科举考试圭臬的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不恭，真正显示着李贽那种反传统思想、反封建压迫的“异端”色彩。

〔2〕权衡：本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。权，秤锤；衡，秤杆。引申为评量、斟酌之意。

〔3〕精光：精华，光彩。

〔4〕苟：草率，马虎。

〔5〕“夫千”二句：语本《中庸》：“书同文，行同伦。”同伦，共同的伦理标准。同文，共同的文字。

〔6〕制：体制，样式。这里指文章的体裁。

〔7〕五言：指五言诗，即由每句五字构成的诗体。这里指五言古诗，是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。如汉《乐府》。

〔8〕四言：指四言诗，即由每句四字构成或以四字句为主的诗体。如《诗经》。

〔9〕唐律：指唐代的律诗。

〔10〕近体：近体诗，亦称“今体诗”，唐代形成的“律诗”与“绝句”的通称，同古体诗相对而言。句数、字数和平仄、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。

〔11〕行远：流行于后世。

〔12〕烂然：光彩灿烂之意。

〔13〕棘（jí）阨：科举时代试院的别称。为了防止传递作弊，旧时试院墙上都插以棘枝。棘，即酸枣树，枝上多刺。

〔14〕“苟行”二句：语本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，原文为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意为文章缺乏文彩，就不能传于后世。李贽在这里倒用其意，说文章仅流行于一时而不能传于后世，一定是缺乏文彩。

〔15〕大中丞李公：疑指李元阳。详见后文《李中谿先生告文》注〔1〕。

## 张横渠《易说》序代作<sup>〔1〕</sup>

横渠先生与学者论《易》久矣，后见二程论《易》<sup>〔2〕</sup>，乃谓其弟子曰：

# 敘山歌

書契以來，代有謠謠，太史所陳，邇稱風雅，尙矣。自楚騷唐律，爭妍競暢，而民間性情之響，遂不得列于詩壇，於是別之曰『山歌』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，薦紳學士家不道也。唯詩壇不列，薦紳學士不道，而歌之權愈輕，歌者之心亦愈淺；今所盛行者，皆私情譜耳。雖然，桑間濮上，國風刺之，尼父錄焉，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。山歌雖俚甚矣，獨非鄭衛之遺歟？且今雖季世，而但有假詩文，無假山歌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，故不屑假。苟其不屑假，而吾藉以存真，不亦可乎？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，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，倘亦論世之林云爾。若夫借男女之真情，發名教之偽藥，其功於掛枝兒等，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。

墨憨齋主人題

## 論文上

袁宗道

口舌，代心者也。文章，又代口舌者也。展轉隔礙，雖寫得暢顯，已恐不如口舌矣，況能如心之所存乎？故孔子論文曰：『辭達而已。』○達不達，文不文之辨也。

唐、虞、三代之文，無不達者。今人讀古書，不即通曉，輒謂古人奇奧，今人下筆，不宜平易。夫時有古今，語言亦有古今。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，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？方言○謂楚人稱『知』曰『黨』，稱『慧』曰『譎』，稱『跳』曰『蹠』，稱『取』曰『挺』。余生長楚國，未聞此言，今語異古，此亦一證。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，從今字者甚多：『疇』改爲『誰』，『俾』爲『使』，『格姦』爲『至姦』，『厥田厥賦』曰『其田其賦』，不可勝記。左氏去古不遠，然傳中字句，未嘗肖書也。司馬去左亦不遠，然史記句字，亦未嘗肖左也。至於今日，逆數前漢，不知

幾千年遠矣。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，而今日乃欲兼同左、馬，不亦謬乎？中間歷晉、唐，經宋、元，文士非乏，未有公然擗擗古文，奄爲己有者，昌黎○好奇，偶一爲之，如毛穎等傳，一時戲劇，他文不然也。

空同○不知，篇篇模擬，亦謂反正。後之文人，遂視爲定例，尊若令甲，凡有一語不肖古者，即大怒，罵爲『野路惡道』。不知空同模擬，自一人創之，猶不甚可厭；迨其後以一傳百，以訛益訛，愈趨愈下，不足觀矣。且空同諸文，尚多己意，紀事述情，往往逼真；其尤可取者，地名官制，俱用時制。今卻嫌時制不文，取秦漢名銜以文之，觀者若不檢一統志○，幾不識爲何鄉貫矣。且文之佳惡，不在地名官銜也，司馬遷之文，其佳處在敘事如畫，議論超越，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○，封建宮殿，官師郡邑，其名不馴雅，雖子長○復出，不能成史。則子長佳處，彼尚未夢見也，而況能肖子長也乎？

或曰：『信如子言，古不必學耶？』余曰：『古文貴達。學達即所謂學古也。學其意，不必泥其字句也。今之圓領方袍，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。今之五味煎熬，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。何也？古人之意，期於飽口腹，蔽形體；今人之意，亦期于飽口腹，蔽形體，未嘗異也。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，是無異綴皮

葉于衣袂之中，投毛血于穀核之內也。大抵古人之文，專期于達，而今人之文，專期于不達，以不達學達，是可謂學古者乎？』

### 《作者略傳》

袁宗道，字伯修，籍公安。明神宗萬曆時人，生卒年均不詳。與弟宏道、中道，並有才名，時稱『三袁』。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，授庶吉士，進編修。著有白蘇齋類稿行世。

時王、李之學盛行，宗道與黃輝及二弟力排其說。於唐好白居易，於宋好蘇軾，名其齋曰『白蘇』。作風清新秀逸，與其二弟相似，世目之爲『公安體』。

### 《注釋》

①語見論語衛靈公。

②方言，書名。舊題漢揚雄著。或疑其僞託；然爲漢人所著，則無疑義。其書

即一名一物，詳其語言之異同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。

③韓愈，唐昌黎人，世稱昌黎先生。所著毛穎傳，以毛筆爲人而述其歷史，游戲文字也。

④李夢陽，字獻吉，明慶陽人。著有空同集，故世稱之曰李空同。

⑤一統志，記輿地之書也，元、明皆有之。元一統志，岳璘等撰，已佚。明一統志，九十卷，李賢等撰，清代疊次修輯，今通行者乾隆二十九年所修之本，凡五百卷。

⑥前漢之都城爲長安，自後漢都洛陽，始稱之爲西京。『西京以還』，猶謂『前漢而後』。

⑦子長，司馬遷字。